



郭沫若

艺术新论

曾少祥
杨林山◎著

出版社

I206.7/66

0388784

郭沫若

艺术新论

曾少祥
杨林山◎著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郭沫若 原名郭开贞，生于四川乐山沙湾，幼年入家塾读书，1906年入嘉定高等学堂学习，开始接受民主思想。1914年春赴日本留学，这个时期接触了泰戈尔、歌德、莎士比亚、惠特曼等外国作家的作品。1918年春写的《牧羊哀话》是他的第一篇小说。1918年初夏写的《死的诱惑》是他最早的新诗。

序 一

室内，已是摄氏 39 度。他，小心翼翼地从小皮包中取出一厚迭原稿放置我的案头。然后，一手抖动湿透的汗衫，一手做着姿势，转达另一位友人的问候，和他俩共同的请求……

怎样回答呢？

实实在在，我和他俩称得上文艺道上的有缘之客。

四年前，主编《大世界》时，一位友人向我推荐他们的中篇处女作《月照蓝衣人》，我为那俗中出雅的主题、绵里藏针的技法、行云流水的文字击节了。发表它后，又去他俩工作的地区——这是当代有名的“益阳三周”（周扬、周立波、周谷成）的出生地——参加民盟支部为他们举办的作品讨论会，这也是我从未参加过的——民主党派地方组织为其成员举行的学术会议。而从这特殊的讨论会中，我获知他俩还真够特殊的：

他们工作单位不同（一个在邮电局，一个在艺术馆），年龄距离较大（差十八岁。一个五十有余，一个四十不到）；身体情况均差（一个患多种疾病，一个有严重心肌炎）。这些显然都是不便结伴前行的。然而他们竟然合作十八年了，而且有了相当可观的量：已发表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特写达 40 万字，各种论文 30 万字。而夜间翻阅其剪报迭迭，更发现他们不只已有相当的量，更具一定的质：创作的品种，花色齐备，研究的范围，亦其宽广。我还发现，他们的理论很少依傍，大都发于自己学习与创作的深切感受，而又与当代文学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……所有这些，与我的创作主张，研究旨趣，都有着十分趋同之处。这就无怪乎我们终于成了朋友，成了文学庙堂上的有缘之客。然而，我却并不认为；自己是这部专著最合适的序言作者。

从现代文学史的角度看，郭沫若毫无问题属于第二号大人物；所谓“鲁郭茅”。在文学创作上，他堪称“无所不知，无所不创，无所不精”。新诗，是他开一代新风；历史剧，是他创建并引向高处……且不仅在文学创作上，文学理论、文学翻译上同样是一块丰碑。又不仅文学领域，文化领域同样是

一个巨人：哲学、历史、考古、文字学（甲骨文）……他均有涉猎，一涉即成，一成必大，实在是文化史上不世之杰、天赋之才。这里当然还未论及他在中国现当代文化组织工作，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起的无人可以取代的作用。他巨人的光辉实在足以照耀神州千年万代！当然，近年有些自命不凡的人，嘲笑怒骂郭老，并以此为时髦。其实不过是“撼大树”的“蚍蜉”罢了！这是不必理会的。但真要全面系统对巨人作出准确评价，又深感力不从心。虽然自己在文艺领域经历多年，各种创作研究也达三百万言，但对郭老，则只能如古哲所言：“高山仰止，景行行止；虽不能过，心向往之。”然而凭“心向往之”的形态，可以将巨人的艺术作概括而深刻的评说么？

只是，再翻阅原稿中所蕴，却又生不敢评说也要介绍一二之感：瞧，第一章，《比较篇》，郭沫若与梁启超、沈从文、王蒙、金庸、三毛、琼瑶……不是就可以看出作者兴趣之广，比较之宽么？再瞧第二章：《创造篇》，谈及郭沫若治学的捷径，艺术的奥秘，书法、音乐精神、史剧结构种种，这更绝不是泛泛论者的隔靴搔痒，而只能是在书山艺海中探寻的有得之士所作的“金针度人”之举了！

于是，我不能不仿用鲁迅先生《生死场序》的结句收尾了：与其听我这半内行人的罗嗦话，不如静心阅读后面的正文，它才会给你知识的乳汁、艺术的技巧与力量……

宋梧刚

1991年8月1日下午正值雨后，一挥而就

序 二

三年前，我结识了两位新近加入民主党派组织的朋友，这便是：中国农工民主党党员曾少祥同志；中国民主同盟盟员杨林山同志。

少祥同志是安化山区人，十七岁时，他被招到益阳的剧团里当演员。他乡异地，举目无亲，加之性格有点孤怪，于是便颇有点孤零零的味道。人，是多么地需要朋友啊！在一个偶然机遇里，少祥结识了林山。林山同志是益阳地区邮电局的一位职工，比少祥年长十八岁。然而，对于文学的共同爱好，却使二人结成写作的忘年交。他们在艰难的文学之途上，携手并进。开始时，他们的稿子总是发不出，但自从小说处女作发表后，他们似乎时来运转，犹如洪水出闸。有一年，在一年之中，竟然发表了十篇小说，并且都发在一些颇有名气的期刊上……

“不容易啊！”——把这些作品大致浏览了一遍时，我便发出了这样的感慨。接着，便由我提议和牵头，以民主党派组织的名义，举行了他们的作品讨论会。我们请来了文化部门的领导，请来了省里的知名作家和大学里的中文教授。小小讨论会还开得挺热烈活泼的呢。

当把讨论会开完之后，这两位朋友，忽然不见了。我将近有半年时间没有见到他俩的踪影，他们上哪儿去了呢？

去年初春的一天，两位朋友风尘仆仆地又出现在我的面前。原来，他们到山东改稿去了。他们在进行小说创作之余，一直在对我国的文化伟人郭沫若进行着研究。他们以郭沫若的传奇经历为基础，写成了一部长篇传记文学：《笔剑风云录》，已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定稿，出版在即。

没过多久，他们便将那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送到了我的手中。我捧着新书，正欲说上几句祝贺的话时，少祥同志却这样说道：“这本传记文学只是一个副产品。我们的真正目的，是要写一本对郭沫若的艺术作品进行深入研究的理论著作。”

这可真是一个较大的目标。而且没想到，这个目标实现得这样快。此刻，

清样便摆在我的面前。承蒙二位抬举，还给了我一个为此书作序的殊荣。

不算作序，就算谈点儿感想吧！

我从学生时代起，就深深敬佩着中国现代文坛上的两位杰出之士——鲁迅和郭沫若。鲁迅的作品，深刻、冷峻、入木三分、惊世骇俗、发聩震聋。而郭沫若的作品，却是热情澎湃、豪放奔腾、淋漓潇洒、才气横溢。而且，郭沫若还有一个特点：博大精深。鲁迅主要是工于小说和杂文，而郭沫若却在文史哲各个领域全面出击，四处开花。正由于郭老涉猎这么广泛，所以，要研究郭沫若，是有一定难度的。

读了这本《郭沫若艺术新论》，我首先一个感觉是：曾杨二君读书甚多。对郭沫若的书，他们是通读了，对其中一些重要篇章，他们可说是读得十分精熟了的。所以，常常能随手拈来，轻松地发挥。而且，他们对于其他的书也读得多，知识面甚广。所以常常能站在一种广度和高度来认识问题。我感到，这本书不陈腐，不呆滞，而是论点新颖。也许有的论点有点儿偏颇，但到底比那些毫无新意的公式要强得多。同时，此书文笔活泼，很生动，读起来轻松，还常常能令人随着文笔而激动起来，这的确也是一个优点。当然，这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，与那些富有经验的理论师长们的著作相比，尚显得稚嫩了一点。我觉得，此书能得以顺利出版，应当深深感谢北京燕山出版社的老师，感谢他们不惜心血扶新秀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！

我不是研究郭沫若的专家，对于此书也就不多谈具体意见了。但我愿借此机会对二位作者的精神风貌，还来赘述几句。

下边这个细节，发生在前年他们的山东之行，是我和他们闲谈时听到的，当时给我印象较深，我且录在下边：

初冬的太阳，照着曲阜，照着孔庙。象往常一样，参观的人们在孔庙里走着，游着。这儿便是大成殿，殿的中央座落着一个大大的栩栩如生的雕像，这便是“千秋仁义之师，万代人伦之表”的孔子。参观的人群向着孔子的像望着。但只是望着，或是指点着，并没有其他什么表示。而曾、杨二君却与众不同，他们显得特别激动，他们在心中这样想着：许许多多万年以前，这儿乃是一片荒地，一片莽草森林。那时的人，还和动物混同在一起，还和动物差不多。可时光如箭飞行，人类飞速前进。人类终于摆脱了兽性，终于从那动物堆里走了出来，终于从那愚昧之泥沼里走上了岸来，终于成了顶天立地的万物之灵——人！这是一个艰难的茫茫的过程。而这个过程的完

成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着文化。文化，使人有别于动物。文化，才使人之所以成为人！而文化的创建与发展，不须讳言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是依靠着具体的个人，依靠着文化人。而中国文化，便与孔子有着莫大的关系。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，是中国文化人千秋万代的师长。曾、杨二君，虽然并不声名显赫，可他们也是文化人，也是孔夫子的弟子。如今，这二位弟子千里迢迢地来到孔庙，这是弟子归山，这是弟子前来看望心魂相系的师长。想到这儿，两人眼中顿时盈满了泪水。于是，他们便走到孔子像前，端端正正地站好，便向着孔子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三个鞠躬礼……

当时，他们旁边还有许多游人。中国人一般都比较内向和腼腆，当他们行礼时，周围的人开始都觉得有点突兀，大家愣愣地望着。但一会儿，大家似乎都明白了他们这个举动的意义，大家的眼光中便都流露出来一种赞许和敬佩的神情……

他们后来跟我谈到这个细节时，我的眼睛也潮湿了起来……

是啊，他们对文化是虔诚的，他们是两位创作界的苦斗士。然而据我所知，他们现在之处境乃是十分艰难的。所以，我便在此呼吁：

请理解他们吧！请支持他们吧！

文化事业的苦干者，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呵！

王龙光

1991年7月于无名斋

责任编辑：梁 歌

图书策划：天昊书苑

封面设计：



Tel: 13391801809 51661809

目 录

序言一	宋梧刚 (1)
序言二	王龙光 (3)
引言：我们和郭沫若有缘	(1)

第一章 比较篇

名与道 无所不在 貌离神合

郭沫若与梁启超	(5)
---------------	-----

神童的奥秘——狂热的演讲欲望——心门向西方敞开——钓
杆含了去，不知是何鱼——狂书乱写成天才——政治漩涡中的勇
士——三十六计走为上策——郭沫若的家和梁启超的家和鲁迅的
家和瞿秋白的家

郭沫若与沈从文	(19)
---------------	------

郭沫若小说的是与非——也谈沈从文——身边琐事好文章
——意识流，一顶误戴的草帽——耳朵，耳朵，请注意人类的耳
朵——迷踪拳并不迷踪——音乐程式——诗向会人吟——貌离神
合

郭沫若与港台作家	(36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

手捧书剑拜金庸——《笑傲江湖》与原子弹——郭沫若历史
剧与新派武侠小说——翩翩三毛与漂亮的郭沫若——象牙之塔之
在何方——美化、净化、韵化——琼瑶的话源与郭沫若的书袋
——滚滚台词哪里来

第二章 创造篇

规律可寻 天人合一 人与宗教

郭沫若治学和创作的一条捷径 (55)

郭沫若说：“我只是一个中等的资质”——科学之路有捷径——日本诗人芭蕉给人的启示——孔子孔子，大哉孔子！——做诗是一件容易的事——郭沫若快速编剧之奥妙——郭沫若“吃故事”——郭沫若与田汉与欧阳予倩与张骏祥与曹禺的不同之处——历史在这儿转弯——先秦时代：中国历史之母——一个能够认识历史的时代：当今亦是战国——研究现代人是研究古猿的一把钥匙

从郭沫若书法看郭沫若艺术的美学特征 (70)

一个新鲜有趣的角度——我们意外地得到一本郭沫若字帖——读郭字、练郭字，忽逢天启——龙飞凤舞铁画银钩——小说如字、剧本如字、诗歌如字——方正之美——方与圆，人类文化之两个源——中国太极拳与西洋剑术——八卦之圆与西方十字架——创新精神——回到郭沫若之艺术作品中来

郭沫若艺术创作中的音乐精神 (80)

到底何为“艺术灵感”？——柏拉图之“神赐迷狂说”——我们曾经大有灵感——人的神经过度敏感易患强迫性神经官能症，灵感的失去——康德的黄金十字架——灵感是一种音乐状态——历史剧和诗歌和小说和散文之中的音乐美——音乐精神乃是最高品位的艺术层次——音乐：远古人类的初始艺术——音乐训练：睁着眼睛“看”音乐

郭沫若为什么能把握“人类永恒规律”？ (100)

释迦牟尼是杰出的艺术家——换一个角度来读《女神》诗集——对于人类的整体咏叹——宇宙意识——上海静安寺马路上的盲人女丐——泰戈尔的象征：一个花环——眼中永远有泪花

郭沫若艺术创造中的一个秘密	(109)
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南后为什么要陷害屈原——三角：南后和婵娟和屈原——弗洛伊德之理论并不适宜用来分析所有作家，但实在宜于用来分析郭沫若——性与艺术，性与人类智力——人为什么觉得自然风光很美丽——祸水?!——巧妙而理智地来引导这股祸水，不使成害，使之造福——走向艺术王国——二律背反：永恒话题

郭沫若历史剧的结构特征	(124)
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第三章 文化篇

华族文化 日本人与中国人 形而上

郭沫若与中国贵族文化	(137)
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——武则天手捧美文——郭沫若笔底流芳——七杀碑——崇拜孔子——古玩心态——讥笑胡适，郭沫若对于白话的异议——阿房宫不该被火烧——走进宝山喜得宝

郭沫若与日本文化	(158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玄而又玄，天地玄黄——樱花与国民精神——色泽极为鲜丽的日本山水——清新气息——郭沫若打着赤脚——日本妻子安娜——死亡意识——和歌：春樱一片花如海——日本之黑社会组织——一座监牢囚沫若——日本政界巨头与郭沫若——一座华文化博物馆——郭沫若穿履着日本和服——根系炎黄

后 记	(195)
-----------	-------

引言

我们和郭沫若有缘

亲爱的朋友——当你的手指翻开这本书的时候，当你的眼睛欲要将我们这本书来扫描一番的时候，你很可能会这样想：这是一本纯粹的理论书籍，而理论一般皆是枯燥无味的。这本书嘛，其中也一定有着许许多多的“斯基”，也有着许许多多的“论”，当然也就和那数学教科书一样，也是枯燥无味的。所以，你便有点微笑，有点摇头，很有点冷淡。

朋友，你错啦！你是由于受一种约定俗成之见解的影响，因而便陷入了一个误解。真正的理论，其实并不一定是枯燥无味的，真正的理论决不是教条！毛泽东的那些哲学论文写得何等的好啊，他的文章中哪里有成堆的名词术语，全是一些生动活泼的语言，满篇自然流畅，妙趣横生。许许多多学子们都高唱着柏拉图、康德、黑格尔、叔本华等等大哲学家的名字。可当我们翻开这些哲学家的著作时，所见到的乃是满篇深入浅出的文字，一派生动活泼的风格。毫无什么装腔作势故作理论状，却令人觉得是那樣的深刻、透彻、鲜明、实在，令人震惊，令人读了不安宁，发聩震聋，甚至惊世骇俗。可见理论不是在于道貌岸然。例如尼采的著作，在他未获得理论家桂冠之前，不光没人承认他是理论家，而且还根本不承认他是正常人，而认为他是疯子。然而，恰恰在他那些貌似乱七八糟的喃喃自语中，却蕴含着真真正正的电打火灼般的见解和体验！古今中外的许多杰出理论家皆是这样。而其所以这样，根本的一个原因在于——目的。他们的目的，真正的理论家们之目的，决不是为了当什么理论家。他们之所以动笔，乃是由于他们在人生的跌打滚爬之中，在痛苦的切肤体验中，他们受到了启发，他们发现了真理！他们激动，他们按捺不住，他们想呼想喊，他们提起笔来于是那被后人捧为“理论著作”的文章便滚滚滔滔地奔涌了出来。他们乃是为着总结这真理，

乃是要将这真理告之于人们，乃是要亮起一个火把，来为在黑暗和艰辛中探索着的人类来照一个路来领一个航。例如毛泽东写军事著作，是将自己从枪林弹雨之中得来的经验，告之于自己的将士们，他是“为着打仗写兵书”！而当今（古代也有）的一些既空洞而又平庸的理论著作，就是由于那些作者们怀着一种想当理论家的心态，而又腹中空空，于是便去“学习”，学来了许多的名词术语，再将其罗列一番，便成了他们的书。

我们这本书也是一本文艺理论著作，是一本研究中国文化伟人郭沫若的专著。我们写这本书，不是为当理论家而写，而是为了抒发我们的真切感受和真知灼见。我们这样说，是因为我们持有着这样一个观点：

所谓研究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之研究。郭沫若是一个人，我们是另一个人。我们强烈感受到：在文艺研究中，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相互之间一定要有缘。所谓有缘，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气质性格的相近和相同。如果研究者与被研究者的天生气质毫不相近，那样的研究，是很难出个什么独特的杰出的成果的。而当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气质接近甚至相同时，则感到如见兄长，如见故友，就会比较容易地而摸到对方的心灵秘密。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研究状况，那将是一种最佳状态，那将是成果最丰而又处处切中实质。

在许多年前，当我们接受组织安排而来学习写作时，我们面前是一片迷茫。于是我们便学习，便看书，看了许多当时流行着的热门着的书。但看起来，却没看出个什么名堂。常听人说，某某人看书激动得哭，而我们捧着那些书，却总没哭，那眼泪一点儿也挤不出来。

我们永远也不能忘怀的那个日子。那是春天，是春天里一个出着太阳的日子。那天的那个太阳是多么的明亮暖和，那个太阳所给予我们的暖意，那天那个太阳给我们带来的那股快活劲儿，到今天我们都还记得。在那暖烘烘的春阳里，一位梨园大姐笑吟吟地主动地借给我们一本书。是一本郭沫若的剧本集，集名为《高渐离》。内收着《高渐离》《屈原》《虎符》《孔雀胆》等几个剧本。那书页子已是黄色了，很象废品店里那作为破烂卖掉的废书。

我们当然知道郭沫若的名字，但由于那时我们太孤陋寡闻，郭沫若的著作我们还从未读到过呢。手中的这本书，好读吗？吸引人吗？或许也和以前那些书一样的味儿淡淡的吗？我们毫无激情地将这本书打了开。

《高渐离》啊《高渐离》啊！郭沫若啊郭沫若啊！不读不知道，一读，便被引住了便被吸住了，那果真是如见故友，如对着一个兴趣无比相投的朋

友啊！那书中的话语那书中的风味那书中的那种调子，只觉得是如同从我们自己心灵里奔涌出来的一股水一样。读郭沫若的书，那简直可说是自己与自己在进行对话！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我们又去读郭沫若的其他剧本，又去读郭的小说、诗歌、散文、文艺评论以及他的历史、考古著作。只要是郭沫若的文章我们便千方百计地找来读。

这是一个契机，一个转折，一个质变，一个飞跃。这是一个无心插柳柳成荫。我们欣喜地发现，这写作，原来可以这样写！其他那些大师的创作方法当然也是一条路子，可那路子于我们来说，却少有用处。而郭沫若的路子，于我们却很适合。我们在十余年前用这方法一试，一篇万余字的小说便第一次变成了铅字。于是一发而不可收，在整整十年中，我们二人也发表了一百二十余万字的作品。这实在应该感谢我们的恩师郭沫若。这种现象并非是一种东施效颦的“学习”，是通过对郭沫若的发现而找到了这样一个能发挥自己气质的突破口，这实在是——有缘！

于是，在自己受益之后，我们便感到，要将我们从郭沫若那儿所得到的的一些法宝，公布出来。“绣出鸳鸯与众看，也将金针度与人。”于是我们在创作之余，便开始了一个副业——郭沫若研究。

要有经验。但是，光有经验是不行的，必须上升到一个理论的高度，才能来进行审视和观照。必须要读书！其实，我们一直是注重读书，一直是走着一条“书斋作家”的道路的。但我们不满足于此。在七年前，我们踏入了上海的一所高等艺术院校。我们在那理论之书山中扎扎实实地啃了两年，于是便可以很有点把握地说：这本书可以写了。

二人皆是病夫。但艰苦奋斗之志不减。于去年正月初二动笔，到年底写完，足足有三十万字。一看，觉得其中还是有些水分。在如今这快节奏的社会中，宁可三句话当作一句讲，切莫一句话当作两句谈。提起笔来，削去十万字，就成为现在这个样子。

写到这里，又想来写首诗！蓦然想到了郭沫若那首题于《女神》扉页上的诗——

《女神》哟！

你去，去寻那与我的振动数相同的人；

你去，去寻那与我的燃烧点相等的人，

你去，去在我可爱的青年的兄弟姐妹胸中，

把他们的心弦拨动，
把他们的智光点燃吧！

我们的《郭沫若艺术新论》啊，你也去，去寻那与我们的振动数和燃烧点相同相等的人去吧！去吧!!!

作 者

辛未年正月十五日于益州桃峯

第一章 比 较 篇

名与道 无所不在 貌离神合

郭沫若与梁启超

有一天忽然发现：把郭沫若和梁启超放到一块儿来进行比较，进行研究，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。

当然，梁启超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的主将，过去一直被习惯性地称之为“资产阶级保皇派”。而郭沫若却是“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”，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。将一位资产阶级人物与一位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相提并论，似乎不太妥当。然而，当我们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，站在一个人才学的角度来看问题时，却觉得将这二位人物进行比较研究，实在很有意义，并且对我们进行人才学研究很有一番启迪。

我们发现，郭沫若与梁启超二人是多么地相象啊！

他们二人，都是——少年才子。

那是1882年，梁启超刚满九岁，便因他天资聪慧，才华显露，他的祖父和父亲便让他到广州去应童子试。他从他的家乡广州新会县熊子乡出发，登舟赴广州。客轮扬帆，乘风破浪，两岸青山如画，田中稻花飘香。在这船上，有十多岁的少年，也有四五十岁的老书生。书生们见景生情，于是一个个地争趋高雅而吟起诗来。他们奇词丽语，引经据典，各展才华。忽然，笑语声停止了，只见一个九岁的孩子走到船中间，这个小孩便是梁启超。他满眼稚气，却又是满面的豪气。他望望众人，镇定自若，他不慌不忙，把小嘴一张，便朗朗地念出来两句诗：

“太公垂钓后，胶鬲举盐初”。

这是两句多么好而又多么有雄大气魄的诗句啊！小小年纪，便以中国古代的两位大贤人而自相比拟。这十个字，真是犹如石破天惊，一下，把大家都惊住了。一个9岁的小孩能咏出这样的好诗！继而，满船的老少书生们便一齐喝起彩来。于是，梁家“神童”的声名便传遍了新会县。这次初试，梁启超虽未考取，但却见了世面，长了豪气，长了知识。仅隔两年后，他便以